天山飛俠/10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目錄

天山飛俠

◀上一回

第一〇回　午夜響寒潮　志決心堅　荒山臥雪　青春迷奼女　危臨夢醒　魔窟沉丹

下一回▶

柳春自是感慰，隨照所說，同往各主管處報到，領了信符表冊，再去後山相好地勢，臥具應用各物，也經執事人役隨後運到。柳春見後山一帶，峰崖高峻，形勢隱僻，除遙望側面山崖之中有幾處華美房舍，林木環繞，似頗幽勝外，到處都是冰封雪蓋。登高四望，不是眾山雜沓，便是雪漠平野，渺無人煙，景色甚是荒寒。休說得天堂與淳于姊妹所居山中諸勝處，便與前山環湖一帶比較，也相去天地，上下崖洞卻有三四處。為想鍛鍊體力，並示不畏寒苦，特意選了崖腰背陰一處。崖勢十分險峭，離地二三十丈，上下攀援已甚艱難，洞大隻得方丈，常日對著沙漠裡吹來的朔風，洞外冰雪，常受風力猛吹重壓，有的中空虛陷，有的嗟峨亂列，堅利如刀，只是個人，休說日居夜臥，洞口稍立便氣透不轉，凍倒在地。

丁良因當地乃本門領有上乘心法的門人練成後照例人居練功之所，自己去年居此二日尚且難當，柳春雖得五老垂青，畢竟未得本門真傳，就五老有什傳授，共只一二日光陰，又值禦敵度歲忙亂當兒，也無如此快法，本心想領柳春看完當地形勢，擇一避風所在，日後功力精進，再移往高寒之處，見他堅執甘冒寒苦一勞永逸，挺立洞口寒風中，並無畏容，與樹穴初見情景大不相同。不知柳春仙緣遇合，曾在大漠莊服了一粒小還丹，後入定室發現《白陽圖解》，如法勤習，藥力運行，真氣充沛全身，不特體力大強，靈智也今非昔比。丁良心雖稍放，良友關心，恐他少年好勝，欲速不達，反生害處，便勸他

道：「你我同門至交，一見如故，不作客套。這裡夜來奇冷，勝此十倍，洞又當風，你晚飯後便來此獨居，無人相伴，地理不熟，一旦凍倒，如何是好！還是另換一處吧。」

柳春本是少年勇氣，不知自己能否勝任，聞言一想，丁良入門雖稍遲數月，但他前朝忠烈遺孤，與山主、各位師長多有淵源，陸師伯又極鍾愛，已傳上乘法髓，勝我得多，塞外雪風凜冽素所深知，此時只黨風大，雖不甚冷，許是白天原故，夜來定必難當，如再堅執不聽，等支持不住或是病倒，反倒丟人，心念一動，有點氣餒，方說：「多謝師弟指教。」話未說完，忽聽丁良笑指道：「師父來了，必有話說，等問過再定吧。」隨見一條人影沿著崖腰，由前山一面飛馳而至，果是陸萍趕到，二人連忙施禮。

陸萍見二人所選崖洞，意似驚奇，後朝柳春細看了看，略一握手，立轉笑容喜道：

「是你自己要住此洞麼？」柳春因未定局，答語稍遲。丁良知師父精細，不喜人本領不濟偏要好大喜功，已先代答道：「柳師兄初來，不知此洞風烈奇冷，本為鍛鍊體力著想，現經弟子一說，正想移往崖下那洞呢。」陸萍笑道：「你以為精靈呢！只知你去年住此三月，算還得過真傳，所居崖洞又是向陽避風所在，前半尚且雜禁，何況柳春？也不想想此是本山練功最難之處，夜間不說，常人到此，便這是日里也難立足。你們正當風口，你運用真氣禦寒尚自覺冷，豈可稍微勉強？他未得心法，如何禁受，居然行所無事，是何原故，分明此行得益不少。他性行誠厚，先在前山幾次想說經過，我因此事只淳于、周、馬有限幾位可行，不宜人多，不令出口。適才淳于兄妹接待遠客，我知你心急情熱，必引他當日移居，特意抽空來此詢問。先見你二人正對冷魂峪正面當風而立，雖然子午寒潮到此已成強弩之末，終是厲害。你還勉強，他竟能當。到後見你正在運氣，他倒神色自如，連手心都不冷。昨晚本就覺他二目神光有異尋常，早來更盛，多神奇的傳授，一日夜間也無此境象，五老傳授之外，必有恩賜無疑，他本人也許還不知道呢。」隨令柳春略說前事，並說：「雙方情如一家。事情適已有人告知大概，無如事須謹秘，丁良本定同行，也可與聞、只對別人，不奉山主五老師長之命切忌再提。賜什傳授，乃是各人緣福，丁良常去大漠莊，並與諸小俠交好在先，怎未傳授？可知珍秘，非可幸致。此節連我和你師父也無須詳陳練法，敘事便了。」柳春聞言益發放心，便將前事詳說。

陸萍聽他曾服小還丹，已自驚奇，又聽說定室之中所觀《白陽圖解》，並非五老親傳，不禁大喜，對丁良道：「怪不得李六哥送客時那等說法。適陪草衣道長來此，行時又囑我暗詢柳春，自知就裡。經此一來，約期以前成功無疑。大約此事柳春自作一路，不與我們同行。我看你二人甚是莫逆，也許可以隨同前往，須等四明來後才可定局。如與我

一道，所得就差得多，且看你有無此種緣福吧。」丁良慨然道：「弟子早就請命，只為感念師恩效力，並不想得什好處，來時曾與柳師兄說，他所行與傳授我並不問，到時冷魂峪卻須同往。既是分頭下手，弟子自然隨定師父一路。」陸萍笑道：「痴娃兒，如真有難，你同我一路便能免麼？並且這事也由不得你，也非沒有化解。我向來雖然膽大，事早算計周詳，身經百險，終未敗過，何況此事已成大舉，你還愁它作什？」

柳春見丁良義形於色，聞言未答，正暗贊他忠義知勇，猛想起除夕赴宴前，隨侍五老的一個少年曾暗中遞過一個紙團，一直無暇觀看，忙補說了，取出一看，上寫「冷魂峪事關係至大，四明因洩機二次犯規，本應重責，幸其膽大機智，元旦參謁時，犯險向三大公求說，自告奮勇，李大夫人又為講請，特賜恩寬記罰，許其將功折罪，但執法人已下逐出之命，家規犯過不能全免，到日必來尋找柳春。老周山主必已早知底細，詳情當面再說。只此事尚需一個聰明靈秀的少年伴侶到時同往，同去的人雖勉強不得。限期不遠，務請期前先為物色，暗中結納，勿使局外人知，看完燒去」等語，．並未具名。

丁良還無表示，陸、柳二人俱知道丁良補缺最好，俱都大喜。略微商說，柳春仍居洞內。

陸萍對他自是期愛，因昨夜未眠，第一日入居這等冰山風窟，也須早歸，令二人布完後，速去淳于家中，等夜宴後便即歸臥。雖服靈丹，初經奇寒終是難耐，尤其子時厲害，命將洞口前人後半期撤去的石門掘出安上。就這樣，丁良因當晚還須睡眠，不能用功，仍不放心，陸萍走後，又勸柳春不可大意，好在備有炊具，令將爐火升起，再去前山。

柳春雖聽陸萍說起小還丹的靈效，到底初次經歷，又聽丁良詳說去年身經之苦，那還是在崖下避風之處，循序漸進，自較穩妥，況是良友關切盛意，便稱謝照辦。等到一切停當，時已不早，趕到前山，已是到處燈火照耀，笙歌鞭炮之聲合成一片繁喧，熱鬧非常。到了淳于家中一看，人數甚多，除本門師伯叔和王獅叟、馬玄子外，尚有男女三個外客。陸萍、周謙令二人先朝上行了公禮，再向來客引見，才知來人乃草衣道長的門人華太清和他好友衛飛、呂芳芸夫婦，因往北天山訪友，聞得乃師被石鐵華約往白馬山，特意趕來拜見，並和本山老少諸俠敘談。剛到不久，乃師正與老周山主和雁山六友商計獨臂老俠沈昭與妖僧訂約復仇之事，好些機密，暫時不便預聞，退了出來，與平輩諸友敘闊。本山小輩盟友中的第一位忠孝仙人方端又自雲南奉了雲龍山主王人武的密命，突然趕回。事出意外，大家高興。三人與本山諸俠多年知交，便由淳于兄妹做主，為這幾人接風。周、陸諸俠因新春元旦照例無事，可以通融，方端不能久留，好弟兄難得相見，便和淳于震商量，派了幾個得力門人，把奉命各地輪值的同盟兄弟也全替換回來。恰巧芒腸三

俠本山會操攻陣失陷，無顏久居，推說要往北天山去謁狄梁公，堅辭別去，所以一盟二十七友，除奉派未歸者餘均在座，加上淳于兄妹素日期愛的幾個後輩，竟坐了四桌之多。二人年幼，柳春更是人門日淺，事前曾有陸萍囑咐，不間自不敢開口。來客、主人只管談笑風生，除說起沈氏父子已與妖僧對面，約定三月之內北天山冷魂峪白骨台一決勝負，聞得妖僧仗左崑崙邢佐父子之力，已用三寶密敕代約到兩個能手，所幸冷魂峪老怪物雖與老邢有交，老怪物卻因他受人收買，看他不起，只允借地比鬥，曾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之言，許不會出手而外，別的多是互相敘闊，或提說一些舊話，無關宏旨。淳于荻自在廚房監製佳餚，時來時往，陸萍自今早起便不再和她鬥口。馬玄於又和方端密談，心似有事。席間只方端和來客見二人資稟特佳，互相誇獎，隨同敬謝應答了幾句。

柳春偷覷師父周謙不時目視自己，面現喜容，雖料五師伯必將自己所說轉告，終想得便面陳，偏無談話機會，一會席散上茶，見師父獨坐一旁，便端了一碗茶過去，方想此時說話仍是不便，又不敢請往外面陳說，周謙已先笑道：「你早移居用功也好。你十五叔憐你性行誠毅，年紀又輕，適和我說，賜你不少食物，少時帶了走吧。」淳于荻也趕過說道：「那是我制的年下菜餚和一些糖果年糕，省你不會做吃的，往返前山，又誤用功，好在備有鍋爐用具，一熱就吃，有的冷吃也行，現制兩籃，放在屋外，預計夠你一月之用，吃完我會命人送去，你仍不免往前山來，向我要也行。我很喜你誠敬，無須客氣，」柳春連忙拜謝。周謙隨道：「你早回後山補足睡眠，索性明日起用功，有事我會喚你。令尊已早命人告知，明日我還便道往訪，自有話說，不會懸念。後日大漠莊老少仙俠與北天山狄老前輩父子相繼來此，如要見你，也必相召，否則不必再到前山。什話都無庸我說，可向在座尊長拜別。後山黑暗險滑，又帶有不少東西，仍由丁良送你回去吧。」

柳春心敬恩師，不敢多說，即向眾人拜辭，同了丁良走出一看，淳于荻所贈之物共有兩大提籃，暗忖：這裡許多美味父母全未吃過，本想向十五叔學做幾樣，回家奉親，不料給了這多，正對心思，便和丁良分提，過了溪橋，便即放下，喊住丁良道：「我求師弟一點事，不知有法想麼？」丁良笑問：「師兄何事，值得說求？」柳春道：「家父母年邁，平日無什甘旨之奉，十五叔所做餚點美味無比，從未嘗過。我雖獨居後山，食物用具全都不缺，年輕人得飽已足，意欲送往家中。只因人地生疏，又正用功，不能回去，想請賢弟設法，轉託便人帶交家父，感謝不盡。」丁良略微尋思，答道：「本山只師父一輩可以隨意出入，山規甚嚴，尤其攜物外出。此本難題，但事情甚小，又是出於孝思，你且交我，明早稟告師父，為你設法一辦便了。」柳春見他面有難色仍肯為己盡力，知非易事，自從一見便承關注，又以瑣事相煩，好生不安，有心收回前請，又想父母從未吃過這好美味，紅著一張臉答道：「師弟你真使我感激無地，你對我太好了。如真礙難，

我留到走時送去也好。」

淳于荻忽然走來，問道：「你二人怎不往後山？在此等陸矮子麼？」丁良方要回答，淳于荻笑道：「不要你多口，你和你師父一樣惹厭。我只問他這老實人。」柳春不好意思說，方一沉吟，淳于荻氣道：「你也跟他學壞，想瞞我麼？我因你十四叔已同齊、孫二位姊姊往大漠莊，本想事完趕去，不料來了外客。他們起鬨，人數又多，好容易忙完。

我見你陸師伯今天忽改常度，放心不下。適才他又推說兩夜未眠，想睡先走。我疑他又是一意孤行，也許與你有關，暗中窺探。休看我喜和他說笑，彼此仍是情若骨肉，原本為好，料定有事，他偏真個睡去。歸途見你二人在此，疑他本有約會，看出我在尾隨，故意去睡，少時仍要尋去。是否如此，你須實說，不可騙我。」柳春早看出陸萍揹著淳于荻行事，聞言先頗發慌，聽完方始心安，便把心意說出：「陸師伯並無約會。如有虛言，甘受重責。」淳于荻笑道：「我原信你。既然如此，東西你仍帶回後山自己吃，也無須再託別人，我必成全你的孝心。明早我往大漠莊接姊姊，自會另裝兩籃繞往你師父店內，命人與你父母帶去，就說你師父所贈便了。」

柳春大喜拜謝，重又辭別，路上直說：「十五叔可感，諸位師長相待如此恩厚，永世不忘。」丁良也隨口應和，把淳于姊妹說得各有長處，並世所稀。柳春漸覺他言不由衷，忽聽崖頂冰雪微響，回顧無跡，人已行抵峰下，便與謝別。丁良執意送人洞內助他升火再走。柳春方想說火早升好，丁良已提籃搶先上去，只得罷了。剛到崖頂，覺出風力甚強，寒氣侵肌，比日里要冷得多，石門附有滑槽機括，封閉嚴密，洞中爐火正旺。

按說洞小火大，風又擋住，理應溫暖，可是洞中並無暖意，只比洞外強些而已。柳春先只覺出洞外風大，比日間冷，因已具有耐寒之能，還不知當地冷得出奇，見時尚早，便留丁良小坐。丁良笑指壁間冰粒笑道：「這便是冰壺嘴裡冒出的熱氣，到了壁上，轉眼成冰。你看爐火多旺，燒的又是特製的煤和炭團，火力極大，又極耐燒，不過在門微一開動，便成這樣，如是常人，再加兩個大火盆，也不能在此久留。這還是寒潮未起的當兒，再呆一會，雖因門閉時久，冷氣稍減，一到子時，你就覺出厲害了。本來我想陪你過了子時再走，一則師父和週二師叔命你早睡，不應違背；二則子夜寒潮，雖道遠來餘波，仍極厲害，那冷氣得隙即入可穿金石。雖仗石門是獨臂老俠監工特製，石質甚堅，上下槽口平滑如玉，嚴絲合縫，邊沿更有厚氈擋護，仍不免被它透進。那時爐火無溫，火成灰色，到三個時辰過去，此門微露小隙，便成寒冰地獄。我先原是因你初次經歷，不甚放心，隨來看你應付，到底能經也未？不料十五叔恐師父負氣涉險，背了大家暗中

監防，卻不知師父為人向不冒失，就背小周山主行事，也必有算計，今日聽你一說，更知事情鬧大，為顧大局，只管勤習少陽神功，已把前念打消，心中自仍不快。十五叔不知就裡，雖聽你說未與師父定約，仍恐你人忠厚，預受指教，又有我在側，暗中跟來，恰巧你感激他，我再一附和，適又堅不令我送上，方始相信回去。經此一來，她更高興，對你更好了。休看她生得醜，人又天真愛鬧，但極熱心義氣，心更靈秀機智，有時真是成心裝呆。我聽孫小師叔和我說，李老夫人很憐愛她，將來成就還在十四叔之上哩。此洞我曾隨師父來過兩次，均未久停，深知厲害，適見你上山時那等冷法，面未改色，竟比我還能忍，好固是好，功還未用，何必多找罪受？好在這新正十天左右，如不奉命他出，還能來此看你。等我代你把火添上，日間所運冰雪，另灌一壺備用。我走你睡，養好精神，明日用功也好。」隨說隨即依言行事。柳春見他情意殷殷，為自己前後忙了一整天，甚是過意不去，攔勸不住，只得幫同搶做。彼此年歲心志相若，又是第一個交到的同門好友，由此友情日益深厚，成了患難骨肉之交不提。

丁良心靈手快，一會將事做完，便起告辭。柳春開門送他時，覺著寒風小了許多，閉門上床，盤算了一陣，又把《白陽圖解》從頭默記，是曾熟讀的全未遺忘，好生歡喜。

望著對面爐火熊熊，水已大沸，壺口熱氣亂噴，沸聲盈耳，比初進來時又似暖意加增，心想此時必已交子，丁良決非言過其實，定是小還丹的靈效，故無所覺。本打算當夜起用功，繼思恩師命我補足睡眠，如何暗中違背？陸師伯既會少陽神功，不知是否同一家數？師父是否也習此法？丁良走得太急，也忘了問，念頭一轉，便閉目安臥。

待不一會，已快入睡，微聞異聲遠遠傳來，甚是淒厲，一會又聽濤鳴浪吼狂潮怒嘯，宛如萬馬奔騰，由遠而近。昏夢中，覺著沙漠中不會有這大水，許是子午寒潮已然發動，怎未覺冷？那潮聲彷彿快到附近，忽然轟的一聲過處，繁喧頓歇，連先前洞外連吹不斷的狂風也都靜止。方自奇怪，猛覺寒氣侵肌，當時機憐伶便是一個冷戰，跟著寒氣越來越甚，冷得再睡不住。先前丁良代領臥具時，連鋪帶蓋要得甚多，又並代鋪陳好才走，下面毛毯皮褥，上面更是重棉皮毯，自覺無須，良友好意，只率聽之，臥時還自覺厚，此時冷如寒鐵，竟無一絲暖氣。再看對面爐火果是灰色，昏燈幢幢，寒焰如豆，已將熄滅，風聲已住，石門密閉，也不知哪裡來的冷氣，就這微一探頭，前額已冷如冰雪，想起前言，未免膽怯，尚幸手足尚溫，還能勉強支持，連忙縮頭被內。剛把四面被蓋裹緊，適聞異聲如潮又起，與先一樣，潮到近崖一帶便止，冷也較前加盛。似這樣接連好幾次過去，越覺奇冷難禁，因想每夜這等奇寒，尚難與抗，冷魂峪更冷百倍，寒潮遇上立死，共只三月光陰，到時不能勝任，豈不誤人誤己？

心中一急，猛然回憶少陽神功本要循序漸進，峨眉心法最快也須四十九日以上，但前半圖解，關於初修道人抵禦雪風和奇寒盛暑，均有形勢圖說，註解甚詳，不特一學即會，內有一種恰是臥形，一經運用便可生熱，自然入夢，便露宿深山雪地，也不受寒氣侵襲，正好試它一試，立即如法施為。本來手足冰涼，冷得直抖，及至真氣運行以後，覺著一段陽和之氣，順羊車穴（穴在腰部）起逆行而上，直透十二重關，漸次行遍全身，竟是到一處暖和一處，一會交沛全身，暖適異常，試探首向外，雖也覺冷，已不是先前那等厲害。埋首裳內本是大忌，便把頭伸出在外，二次再試，一面按照。圖解，返虛入渾，將氣機調和，連運行了十數次後，任其徐徐運轉。這一來，不特衾被生溫，連露出在外的頭頸等處也均有了暖意，不再感受寒威，想不到圖解如此妙用，心中高興已極。

同時寒潮過去，洞外狂風又起，一會人也安然睡去。洞門緊閉，不透天光，睡得又極甜適，夢中聞人在外呼喚，才得驚醒，聽出是丁良口音，心疑天已不早，趕忙應聲。

丁良已開門走進，先把門關好，便搶近前按住柳春道：「師兄怎這樣冒失！我當你早起和我去年住此一樣，受不過冷，在內用功呢，敲門時聽出你未起，又擔心你凍病，後聽應聲，便防你暴起，開門連忙走進。洞門當風，你不穿衣服豈可下床？」說時，手已伸向被內，忽又驚喜道：「你果有此耐寒本領，真太妙了！」柳春問故。丁良道：

「那子午寒潮，平日只能吹到離此五六百里外無人沙漠之中，向空散去，這裡如非離地甚高，連那餘威也未必波及，就這樣已冷不可當。每一逢到了子午日干，寒潮最是猛烈，最厲害時，散處相隔不過百里，尋常道術之士也難禁受。我昨夜回去，才想起昨日子夜正是庚午日干，你雖有洞門擋風，總覺可慮，又不便來，只得去求師父設法。師父力言無礙，直似連門有無均在兩可。我實不放心，一起便來探看，聽你應聲，知未病倒，仍當強熬過來。現看出你面色甚好，身上溫暖。照此情形，只能避開子午二時，現在前往，都似可能，真出意外呢！」柳春便答：「子時果是冷極，後照《白陽圖解》一練便不覺冷，伸頭被外睡熟了。」丁良道：「你當容易？那少陽神功，我苦求師父傳授，也曾練過。聽說傳的人雖非五老峨眉心法，也是玄門正宗，雖然未到功候，總比你剛學初練強吧？為了急於看你，來得又過早些，就為昨夜寒潮太兇，餘威猶未散盡，就叩門這一會，我還運氣相抗，凍得手足都快僵了，哪似你這等自然？師兄福緣大好，異日仙業成就無疑了。」柳春謙遜了兩句，穿好下床。丁良又助他弄好飲水食物，便要走去。柳春堅留共飯，或是多談一會。丁良道：「我實因師兄第一次經此酷寒，大不放心，否則也不會來。既知無事，君子愛人以德，為何阻你用功？不過求進不可太急，洞口石門須要緩緩

撤去。我聽師父說，梁四明頗得李老大公與李六叔的期愛，又和你好，我很想交此朋友，同舟共濟。等他到了，我再來吧。」

柳春也覺用功要緊，只得任其別去。洗漱飲食之後，自己排好功課，略微歇食，便照圖解用功參悟勤習起來。初意初三日五老與天山諸俠少長鹹集，許要傳喚往見，至夜無信，連孫、李諸小俠也未臨訪，只得罷了。天分福緣既極高厚，用功又勤，所得更是玄門正宗傳授，進境之速，自無庸說。光陰易過，這日用完功起身，因連日悟出好些妙用，連飯也無心做，只胡亂吃些淳于荻所贈現成食物，有時僅吃一頓，點飢便罷，打算做頓熱東西吃。剛把米淘好煮上，想起當日已是十六，四明應該到來，忽聽洞外有人言動，拉開門一張，正是丁良陪了四明到來，手還持有一信，好生欣慰，連忙開門迎進，互相敘闊。四明仍以下人自謙，嗣經柳、丁二人力說由此結為兄弟，方始改口，結盟一層仍是不肯，至少也須經過主人之命。二人只得罷了。

坐定，四明將信交過，再說來意。二人才知峨眉派取才甚嚴，門人均須經左元、右元兩洞所設考驗功力的火宅蓮焰和十三限嚴關通行過去，始允下山行道，所以門人極少失足。只有一個叫焦頂的，人雖靈慧，夙孽太重，入門之始，便因師長礙於接引人的情面，又見他向道誠切迥異恆流，勉為其難未始無望，便令在左元洞壁小洞之中用功苦練。

焦頊心高志大，求進大切，又善結交同門，恰巧同門師兄商風子本來功力甚高，早可下山，只為感激同門至友周雲從恩義，向師長力請，情甘留山受苦自稽仙業，與同進退。

因雲從偏不爭氣，始而不能通行，後來商風子見他思念九房父母和妻子，按著昔年開府眾弟子結伴通行舊例，拼受苦厄，以全力護他通過嚴關，不料雲從初出茅廬，又知師長憐他孝思與好友義氣，好些通融，下山以後，見男女諸同門各有功業，一時急功好勝，自恃得有師傳法寶，妄樹強敵，如非同門人多，應援又快，幾迷本性，犯規墮劫，經此一來，又須回山重練。商風子自仍相伴不捨，恰在一處修為。焦項得知經過，便向二人傾心結納，左元洞嚴關秘奧利害首先探得，一面苦心修煉。這年恰值商、週二人二次下山，焦項也相隨請命，仗著機智靈巧和商、週二人同行互助之力，居然在於鈞一發之中犯險而過。也是定數難移，教主他出，輪值掌管的恰又是他本身師父，見他竟能通行嚴關，以為功力精進，還自期愛獎勉，賜了好幾件法寶。哪知始基未固，事由僥倖，功力定力俱都不夠，又仗著師傳法寶，樹下不少異派強敵，結局為一魔女誘惑脅迫，失去真元，迷了本性，被拖下水。自知歸路已斷，索性倒行逆施起來。

這時五老正奉教主之令、往海外仙山就地採藥煉丹，數年未歸，為了所煉各種靈藥十分珍貴，擇地隱秘，四圍設有神幕禁制。煉丹期中，除五家男女十七人外，連同門也奉命不許往來，期前煉成，還在高興，一點也沒想到焦碩會叛道背師，投入邪教。同門先進峨盾三英中的李英瓊奉乃師佟元奇之命行誅，到處搜索，正在萬分惶急欲謀補救，五老又不合見為日尚早，師長尚未回山，意欲先回川東故居省墓，考查子孫學業，不曾直飛峨眉。吃他得知，和魔女商好詭計，連夜趕去，假傳師命，說五老欲速不達，所煉靈丹尚欠火候，不許回山，罰往紫雲宮煉一爐小還丹贖罪。先煉靈丹，連同煉時用來防禦外邪的幾件靈藥，著交焦項帶回，候教主回日加功煉過，定日賜服。焦項以前最善結納，雙方情分本厚，峨眉門下素無敗類。尤其教主道妙通玄，神目如電，誰也不敢背師行事，況是假傳師命。最巧是那些丹藥本經五老夫妻日夕通誠苦求，又經幾位師門至交代向教主力請，說五老今生善功甚多，應加特恩，許其少轉一劫，即以今生，率同一些有根器的門人子女同證仙業，妙一真人方始應允，準其先將靈丹煉成備用。領命時節曾示仙機聞命即行，一班男女同門均未在側，並無人知，焦項偏說得頭頭是道，所以連郝子美那麼知機的人俱都深信不疑，如言交付，託其轉呈，心還惶急，恐誤仙業，原為連夜急飛紫雲宮，好在煉小還丹的靈藥宮中盛產，極容易煉，四十九日即可煉成，宮中三位女主人本是同門先進，恰又同往靈嬌仙府訪友未歸。這三人又均長厚，向在海宮清修，近年已不常往中土，知道此事不久，同門中有此敗類，認做痛心之事，未向門人宮眾宣揚，是知底細的幾個女弟子也均隨往，直到小還丹煉成，歸途遇一同門，才知詳情。教主雖還未下嚴命，昔日恩師佟元奇收自己時，曾說「以前收徒不慎，雖早為我飛劍所誅，未造出什麼大孽，終我掃臉，本已不想收徒，一則本門教主以次，各位師兄弟同門均有嫡傳高弟，我獨缺如，固然同是一家無分彼此，總想得一美質傳我衣缽，又見你向道心誠，良友勸勉，始允入門，授以心法，偏生掌教師兄他往，未得先與商計，歸後聽他口風，你夙孽大重，本門覆蔭之下，如真向道誠毅，原非不可解免。只是本門開府以來，日益發揚光大，門人個個修為精進，休說無一敗類，連犯小過的均極少見，你將來如若背師為惡，便掌教師兄加恩減免，我也容你不得，如犯重條，更是形神皆滅，事在人為，你須謹慎」等語。這次犯規恰是師父值年期內，奉命誅戮的恰又是李英瓊。此人疾惡如仇，鐵面冰心，只知奉命行事，不容寬縱，所至無人能敵，為方今同門先進中最有名的人物，分明師長痛恨，非令形神皆滅不可，為此與魔女痛哭密計，早晚遇上，勢必不免，為想保全元神，以為異日轉劫重生之計，前聽師父說過，知道五老靈丹專供娶妻生子、半路修為的人成道之用，恰可仗以轉動，但掌教師尊法力無邊，念動即知，此事決非容易。身在魔宮，仗著地利，還可隱匿苟延，這一遠去川東，就許自投羅網，除此死中求活而外，更無他策，又想師父既然下令行誅，以李英瓊的法力和照形之寶，事本容易，為何向師父討限多日？如說念在同門之義，想等教主回山求情，又不應由奉命之日起便四處

搜尋，逼得自己宛如喪家之犬。初意只想逃回魔宮，與糾纏自己的夙孽愛妻見上一面，便即等死，哪知到沒數日，反倒無事，不論好壞，想不出一個道理，時機又稍縱即逝。萬般無奈，只得先和魔女同向峨眉遙拜通誠，哭求自知罪大，只求教主開恩，免其戮神之誅，仍許虔心改過自贖，一面在魔女暗中隱護之下，先去川東將丹騙取到手。因知當時服下仍難免死，並無用處，夫妻二人苦思多日，才想出一條計策。

原來魔女娜姐乃黑老翁幹鵲之女，乃母波旬婆，和赤身教主鳩盤婆是同胞姊妹。鳩盤婆成就較早，法力也較高，本來約定姊妹二人同創赤身教。彼時幹鵲也是旁門中人，愛波旬婆美貌，苦戀多年，百計千方，誓欲必得。鳩盤婆知道妹子一嫁人，便不能同習九子母天魔，無異去掉將來一條膀臂，先見妹子不理，赤身教規：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相愛並非惡意，雖然不快，尚未發作，後見妹子芳心已漸被對方感動，不禁大怒，竟用魔法將幹鵲擒去，想要煉他生魂。幹鵲眼看不能抗拒，危急萬分，幸而波旬婆見狀不忍，暗中將他放走。幹鵲幸得逃生，元神仍受禁制，雖經心上人向乃姊力爭維護，婚姻一層已是無望，只一求婚必被擒去，重受煉魂之慘，又看出心上人有情於己，愛根愈深，如何放她得下？偏生鳩盤婆為人比自己還要怪僻，心腸歹毒，無法可以感動。正自情急無奈，巧遇前輩散仙百禽道人公冶黃路過，二人原有一面之緣，便向求救。

公冶黃道：「自從道家四九天劫將臨，正教固由此日益昌明，一班邪教也須猖狂一時。鳩盤婆邪法已極厲害，尤其所練九子母天魔更惡，也最難制，行法人稍微疏忽，或是放出害人不成，必以倒戈，轉害主人，陰毒兇殘，無與倫比，必須兩人合練，均有同等功力，方可由心運用，萬無一失，但練此魔教大法的人才最是難得，一部最神奇惡毒的魔教第一秘籍《血神經》，又被血神子鄭隱盜去，未等練成害人，師徒十多人均為長眉真人所誅，《血神經》也為真火焚燬。難得你所愛的人資質極好，同是魔教，又是她同胞妹子，再好沒有，自信此法練成並世無敵，所以看得甚重，但她認為關係安危大局之事，她妹子一嫁人便不能練，如何容你妄想？你元神又受禁制，便女的與你同逃也辦不到，豈非做夢！」幹鵲不知公冶黃受一正教中長老指教而來，知道目前散仙中，只他和大方真人乙休等有限幾人不畏鳩盤婆魔法，再四苦求設法。

公冶黃道：「法子也非沒有，一個是急速暗中改投正教，使元神脫出禁制，復體之後再打主意。還有一條，比較可以早完心想，只不知你事成之後，能否如約行事。」幹鵲想了想，答道：「我因師門恩重，師長均為正教中人所殺，若非恩師遺命，說仇人利害，如想復仇，無異以卵敵石，平白送死，他已自殺，不許蹈他覆轍，迫我允諾，方始化去，我必不甘休，將來寧遭劫數，也決不反顏事仇，此外，只能使我如願，雖經百死，無不

惟命。」公冶黃才說。「我先也旁門入道，幸遇長眉真人與極樂真人連番指教，並贈道書修煉，始得兼有兩家之長。但是當初欲以旁門證果，曾發宏願。日前算出，不到功行完滿便要走火入魔，本在為難，經你苦求，才想起赤身教雖以上乘秘魔正宗相標榜，所煉魔鬼均系所攝兇魂戾魄，再不便是積年殭屍骷髏和左道妖邪的生魂，轉易不害凡人，教規也極嚴厲，無如所煉魔鬼陰毒兇殘，喜啖生魂，又賦奇毒之氣，中人立死，師徒多人個個狂做強橫，一言不合立下毒手，禁忌又多，人不犯他他不犯人兩句話直如未說，定必造孽無窮。運數未終，除她反倒激變，多害生靈，仍難如願。姊妹二人合練天魔，一旦成功，實是將來大害，有了幫手，仗勢行兇，更無顧忌，門人十九極惡窮兇，不知要害多少道術之士，生靈遊魂更不必說。我意欲藉此稍立善功，作一釜底抽薪之計，使她妹子嫁你。她雖仍要練成，無人相輔為用，兇威既減，不到萬不得已，決不敢輕易施為。那天魔練成之後，便隨年時與主人功力日增威力，除非一開始便是二人合練，日後即便物色到人，也是各練各，並無用處。多高法力，這最厲害的子母天魔也只能練一次，我使其無形中少造好些罪惡，豈不也好？還有你不肯改投正教無妨，但須向我立誓，婚後會同你妻覓地隱修，永不為惡，我便助你成功如何？」

幹鵲之師法力極高，乃左道中有名人物，幹鵲是他末次所收徒弟，因見前收門徒心性皆惡，仗恃邪法，背師橫行，為師門連樹強敵，造下不少罪孽，結局多為正教中人所殺。自己明知其非，早晚受累，無如多年盛名，面子難堪，一面把幹鵲認做衣缽傳人，立意傳授；一面準備專事尋仇，未來之事已早算定，所以死前那等說法。幹鵲出山不久便遇波旬婆，驚為天人，他本人雖是左道，並無惡行，聞言立即允諾，發了重誓。公冶黃來時原有成算，一到，便在所居冷魂峪外設下反五行大挪移法，把二人形聲隱去，以妨鳩盤婆查出真相，另設幹鵲為想心上人不能遂願走火入魔幻相。至於鳩盤婆姊妹，一個知道幹鵲心不甘休，看上他的生魂，想乘其捲土重來立下毒手，使妹子無法挽回，一勞永逸；一個是心感對方深情，知他百折不回，惟恐又來自投羅網。兩人各有心事，正在行法查看。波旬婆愛根已固，如非情人元神受制，直恨不能逃出魔官趕往相就，一見幻景，當時情急，和乃姊力爭，說：「幹鵲法力頗高，走火入魔由於元神受禁，他修為多年也非容易，師門仇敵又多，以後如何自保？你已應允，只你永息求婚之念，便可撤去禁制。我說人的心念如何能知？請以不來尋我為限。你已應允。如今人已坐僵，身同木石，還有何說？」鳩盤婆無言可答，剛將元神撤禁。波旬婆一見他景中元神復體以後淚流不止，心越感動，執意趕往，用魔法封閉，使其枯坐清修，免為仇敵所害。鳩盤婆自信還深，以為魔法傳真，千百里外聲形如對，不曾料到人有暗算，早算好她練法時刻，乘隙安排，又知妹子也是生具特性，不容不往。波旬婆剛一趕到，吃公冶黃勸勉了幾句便即別去。二人當日結成夫婦，恩愛非常。

事也真巧，波旬婆來到以後，鳩盤婆恰有好友來訪，客去再往魔壇查看，幻景中幹鵲仍是愁眉苦臉，好似妹子未去過的神氣，接連三日，妹子也未回宮，大是奇怪。公冶黃去時，又用仙法隱跡，顛倒五行，峪外仙法未撤，推算不出影跡，正當開練陣法之際，怎不又急又恨、最後還是仙法自撤，這才得知，也只查見二人已然成婚，前半仍是茫然，大怒趕往，待下毒手。波旬婆早有安排，不特搶護在丈夫前面，並使出魔教中拼與敵人同盡的大法，七竅皆插金刀，手握火球相待，見面哭罵：「你當初也有情人，只為中途變心，才拼以身殉魔，得有今日。各自遇人不同，如何強逼我隨你？我知你心狠手毒，不念小時情義，結婚當時，便和丈夫商量，各失真元，現已懷孕，便逼我回去也無用處。

如害我丈夫，我便和你拼命！」鳩盤婆原生得比乃妹還要美豔，只為情人受一妖婦蠱惑中途變心，復仇之後憤急毀容，未出家前又曾受繼母虐待，全仗妹子關照求情，並放她逃人山去，才有今日成就。妹子所學，乃是想念自己，入山苦尋，另有遇合，並非自己授與，舊恩未報反與為仇，也覺間心不過，真元己失，魔法不能再練，何苦恩將仇報？

只氣二人不過，也無法下台，便說：「你二人無非都生得美秀，才這等貪戀。自來男子無義，女子無情，如似我此時這等奇醜，還自恩愛，我便服你，以後決不為難，遇事並還相助。」不料二人患難夫妻，情深愛重，又得高人指教，早已防到，同聲答道：「我夫妻地老天荒，恩愛不渝，各人美貌也早享受，變多醜怪，仍是本人，恩愛只有更深，決不如你所料。只求你不再為仇作對，已感盛情。相助一層，免勞照顧，現當你面毀容，誰有二心，由你慘殺如何？」說時，已各用法術將本來美容毀去，夫妻抱頭痛哭起來。

鳩盤婆初意二人稍微求告便可善罷，不料如此剛強，反被鬧了個無趣，回去好生內咎，由此斷了往來。

二人毀容以後，脾氣越來越怪，不久生下魔女娜妲，生得美豔無比。鳩盤婆本覺對妹子不起，時在魔宮中行法查看，見生此女，甚是喜愛，又憐她生長冷魂峪窮陰凝閉奇寒之地，雖說父母均精法術，陽面一帶稍好，終非佳處，有心接往魔宮享受，就便深造；生父母怪僻，既有昔年怨隙，又向不出山一步，先只幹看著急。後來魔女年長，不耐寒荒枯寂，常背父母在附近走動。鳩盤婆愛徒鐵姝，體會師意前往隱伺，生與攀交，誘其自投魔宮。幹氏夫妻發覺下落，各以元神，登門索女。娜妲既貪魔宮景物享受，又因父母只傳她防身隱遁之法外，別的均不肯傳，欲隨大姨母學習魔法，堅不肯歸。鳩盤婆對於氏夫妻說：「你二人既不肯歸入正教，又禁女兒學習道法。視此美豔，早晚受人欺害，

連我也同丟人。我決不強留她在我門下，只稍盡心，傳她三五年法術，我便放歸便了。」

幹氏夫妻對娜妲道：「你和姨母一個願留，一個願教，暫時且由你們。只是學成魔法如為惡害人，你休回山見我！」說完，一怒而去。

娜妲在魔宮五年，雖以年淺，未能盡得鳩盤婆所傳，邪法也頗厲害，行前每一想起故居荒寒，回去難耐，便自愁煩。鳩盤婆為忿妹子視她如仇，惱羞成怒，又憐愛這侄女，再經門人慫恿，便在南天山仙人頂金銀洞為她建下上座魔宮，並把快成氣候的靈秀鬼女賜了幾名，以供役使，令其省親之後，各自移居。人情均喜安逸華美，娜妲生長魔窟，見慣金銀宮闕，服用豪侈，況又年輕，早把父母故居視若畏途，雖因骨肉天性，思念雙親，到家住不幾日便自難耐。幹鵲自受公冶黃指教與波旬婆完婚生女之後，夫妻苦修多年，功力大進，已經悟徹前因。只夫妻二人都是古怪脾氣，明知這等修為遲早必應劫數，依然倔強到底，自信平生無什罪惡，立志欲以旁門成道，本想連愛女一齊修煉，仗著冷魂峪天時地利，又未與正教中人樹敵結怨，決可無事。不料鳩盤婆憐愛娜妲，接往魔宮修煉，愛女耳濡目染，氣質已變，意不思歸，等學成回家，住未數日又要離去，移往新居。幹鵲先頗怒忿，欲加禁閉，無如愛妻波旬婆憐愛女兒，再四勸說，只得聽之。娜妲由此移居南天山，先還守著父親別時之誡，只在魔宮修煉享受。有時出遊，也只回家省親，或往探看姨母和一些平交姊妹，並不在外生事。

彼時鳩盤婆仗恃魔法高強，異軍突起，無人能敵，又最憐愛美慧少女，自從受過長眉真人一次警誡，清理門戶之後，已無一個男徒，所留下的俱是平日最愛的一些貌美靈秀的女弟子，因此越發護犢，照例不受人欺，有事立即出面，每鬥必勝，門人多半氣焰高張，對方稍有忤犯，立下魔手。年時一久，鳩盤婆因吃過長眉真人的虧，又是師執尊長，曾在當面輸口服低，力誡門人，說：「我自學道以來，未逢敵手，對方只真比我高，在我未能轉勝以前，決不再動他一草一木。長眉真人所論正大，和紅雲大師一樣，本是門人不好，不能怪人，何況又是我師叔。雖然無顏相見，此仇已無法報。此後你人在外，如與他門人相遇，非到有意相迫無故生事，能避則避，不可動手。如違我誡，被我查知，決不寬恕。」因此諸魔女除峨眉派外，其他正邪各派多半樹下仇怨，如非魔宮法嚴，輕易不許外出，樹敵更多。

娜妲學了一身本領，從未施為，常聽諸魔女與人鬥法情景，早就躍躍欲試。這一年偶然獨自出遊，行抵縉雲山中，忽與摩河尊者司空湛的愛寵賽阿環叨利仙子方玉柔之妹大真仙子方玉環相遇。二女全都美如天仙，一見投緣，成了朋友。娜妲雖是魔教，但鳩盤婆

所習魔法，專以邪魔為攝取對方形神工具，一切皆是幻相，本身仍是全真，尤其教規嚴厲，門人一犯淫過立即處死，並受煉魂之慘。因幹鵲夫妻再三力說，不令學那九子母天魔攝魂吸陰之法，又看出娜妲心志不堅，未加傳授，並對她道：「休看魔法左道，為人志行最是堅強，所煉生魂神魔，皆是極惡窮兇兩間兇毒之氣所萃，陰毒無比。我傳你法術，全為骨肉之親。近日我靜中體查，你夙孽頗重，根本情關恐難渡過，在我門下便須守法，萬一犯戒行誅，你父母本就痛恨，必更視我如仇。我生平只你母一人同胞骨肉，她又有恩於我，豈非難處？再者也捨不得下你毒手，為此我不令你拜師，免受我法拘束。此法也不傳你，以免用時自身把握不住，反為天魔所害。就這樣，你仍隨時留意，如犯淫邪，雖不行法殺你，這裡卻不許你登門了。」娜妲平日交往均系女子，一些不曾在意，及至與方玉環訂交，還在心喜，哪知對方心機，又是著名妖邪，並與鐵妹結有仇怨，想打聽魔宮虛實。不久方玉環便引進了幾個男女妖人。娜妲年輕無識，又年輕喜事，對方邪法又高，漸受誘惑，犯了色戒，可是九子母啖魂魔法方玉環也未探悉。娜妲事後想起鳩盤婆前言，不敢再往魔宮，便與妖女等同流合汙，為起惡來。

鳩盤婆大弟子鐵姝本與莫逆，怪她日久不見，前往探看，一到南天山，便見方玉環同了男女三妖人在外洞求見。娜妲所居金銀洞有鳩盤婆魔法封禁，外人不得擅入，鐵姝見這妖婦竟能引人直抵洞前，料知往還已久，情知要糟，當時也未發作，忙用魔法隱身潛入，見娜妲正和兩人對飲甚歡，跟著侍女引了妖婦等入內，互相調笑，神態淫邪，不由大怒，立將秘魔神光放起，現身喝罵。眾中除方玉環持有防身法寶，人更機警，魔光一現立即穿地遁去，此外全數為魔光所殺。鐵姝方向娜妲數說，錯已鑄成，魔宮不能再往，從此絕交，並要收回前遣服役靈鬼，隨聽鳩盤婆傳聲相告，說：「此事早在意中。

現在此女非我門人，金銀洞魔宮已早賜她，連服役靈鬼均無須收回，只禁宮中參謁，並不許再犯淫邪，限她一年以內必須嫁人便了。」鐵姝領諾，忿忿而去。娜妲知道鐵姝尊奉魔教法令最嚴，人更乖張剛暴，翻臉無情，再加出生以來從未受過折辱，當時愧忿交集，並未認錯挽留，由是絕交，斷了來往。起初還在顧忌，久便不耐孤寂。過不多日，先往冷魂峪省親。才到峪口，便遇乃母波旬婆，告以乃父幹鵲已知她近日行為，大為忿怒，最好暫時不與相見，便見也須等將來成婚之後。

娜妲只得位別而去，隻身無聊，所交邪友為鐵姝所殺，無顏去尋方玉環，偶憶洞庭雲夢之勝前去遊玩，行至岳陽，恰值焦頂在湖邊行道救人，看出魔女可疑，事完跟蹤查探。不料雙方夙孽糾纏，娜妲見他是個少年修士，貌相英俊，又當奉命求偶之際，便不去理睬也不肯放過，這一尾隨正合心意。焦頊下山不久，無什經歷，哪知利害？先在附近深

山之中鬥法三日夜。娜妲正要施展看家本領擒他，因問出是峨眉門下，知道對方同門甚多，一到危機，立用傳聲求救，強敵立時雲集，心雖驚恐，勢成騎虎，又難割捨，便用巧語相激，先使對方不再求援，然後假意敗逃，時隱時現，將焦頊引往南天山方始下手。焦頊也是命該遭劫，始而好勝喜事，明知魔女不是易與，依然固執成見，不肯求人相助，鬥到後來，反因魔女美豔如仙，丰神絕世，對敵三日，老是笑語輕盈，神態柔媚，一任自己喝罵，未以惡語相加，漸漸心軟，雖未起什邪念，卻生奇想，以為這等天生麗質，落在左道門下未免可惜，打算迫使改邪歸正。此念一生，吃娜妲看破，魔頭立即乘虛而入，竟被引到金銀洞魔宮以內。剛剛有些警覺，對方的奼女迷陽魔法已然發動，當時為魔法所迷。

娜妲並不欺他，成婚後便把魔法收去，哭說自己心願已遂，任憑處置，一生惟命。

焦頊曾得峨眉真傳，雖中魔法，尚在半醒半醉之中，本就夙孽，一經交合越發愛戀，再見魔女玉體橫陳，哀啼宛轉，無限柔情自然流露，如何忍心下手？再者，真元已失，也無法回去見師長。就這樣長住魔宮，不過永絕師門，也未必便遭慘戮。偏生夙孽相尋，方玉環對赤身教虛實雖無所得，卻與娜妲成了深交，近日聽人說起鳩盤婆因她犯戒不許入門之事，立往相見。見焦項那等人才，又是峨眉門下，先施邪媚引誘，欲與苟合。焦頊終是正派出身，一之為甚，自不肯再上圈套，加上夫妻情厚，娜擔對於以前之事早已明言。方玉環在負豔質，媚惑離間兩無所施，反受對方奚落，心中痛恨，頓生毒計，表面巧言認過，實則匿怨相交。魔女忠厚柔和，無什機心，以為丈夫是美男子，自己尚且拼死求愛，何況這等淫女，既然認過，又未勾引，多兩個朋友可免寂寞，何苦拒人大甚？

方玉環又善巧辯，話一說開，雙方反更交厚。哪知妖女陰深狠毒，一面百計誘激焦氏夫妻為惡，一面散播流言，說峨眉長老對於焦氏夫妻將要行誅。此時焦項連同門也不敢相見，本是日夕意中憂疑之事，妖女黨羽既多，做作又像，哪得不信？由此中計，欲以魔法邪術自保，魔女自更樂於傳授。為練魔法，已然不免為惡，況又交了好些妖黨。

這類妖邪多受指使而來，有心惑弄，知道焦碩決不敢與師門樹敵，但他下山不久，其他各正派的門人不識的多，正好播弄，先借一事，與凌渾的門人結怨，訂約相會，到時再命一妖黨將焦氏夫妻引去。焦項自練魔法後，日近群邪，本性已迷，到時見對方勢盛，自覺朋友患難相助，又見愛妻因方玉環勢急求助，已在動手，對方恰又是個勁敵，也沒問對方來歷，便自冒失動手，後來還是對方見他峨眉家法，自道來歷，驚奇喝問，才知錯已鑄成，無如妖黨已有一人受傷，愛妻也毀了一件法寶，勢成騎虎，欲罷不能，也不

答話，一味咬牙應敵。後見對方為首的是凌渾愛徒諸平，法力甚高，妖黨弄巧成拙，傷折頗多，其勢不能善罷，忽然性起，一面施展師傳法寶，一面連合娜妲，把雙方互約輕不使用的魔法施展出來，諸平等幾乎吃了大虧。幸而同來五人中有一散仙蘇寶星，便是日前來訪山主五老、善吹鐵笛的那位草衣道長，看出焦項峨眉嫡傳家法，鬥時不肯吐露姓名，知道峨眉教規至嚴，向無敗類，怎會與妖邪魔女一起？疑有原故，為防節外生枝，意欲探詢明瞭此人名姓來歷再作計較，知對方法寶神物，魔法又兇，反正難勝，便施法力護了眾人退走。時值峨眉二次閉關期中，但是兩派師長深交，雙方同門多半都有交往，當日便查詢出焦項來歷。

一班先進同門萬沒想到會有此敗類，俱都忿激，不等請示師長，相約搜尋。內有兩位長厚的，還想尋到以後誡勸挽救。不料焦碩陷溺已深，始而自知闖禍，隱匿魔宮，不敢出面。中因峨眉三英不願有此害群之馬玷辱師門，因魔宮隱秘，並有魔法隱蔽，鑑形之寶藏在仙府，暫時不能使用，竟同尋到鳩盤婆的門。本意所用魔法相同，金銀二妹又是相識，可以探詢，不料鐵妹外冷內熱，對於娜姐，心中仍是愛護，早用魔法傳真得知經過，恐兩妹子洩機，先約了兩同門在途中等候，意欲阻人魔宮。雙方言語失和，正要動手。此時峨眉三英七矮個個法力高強，否則也不會輕往魔宮。鐵妹如與動手，內中李英瓊持有定珠和新用木魈腦中元丹煉成的青靈髓，魔法所不能侵，鐵株必敗無疑。總算鳩盤婆大劫將臨，不願樹此強敵，來人又是峨眉之秀，訪友探詢，並非尋事，一經發覺，立用千里傳聲將門人召回，並告三英焦氏夫妻地址和此中因果，託李英瓊將來奉途行誅時，務請網開一面，但是事前不可洩露，雙方均有益處。魔法神妙，三英法力差不多，這未幾句話嚴人英、餘英男竟未聽到。三英隨即趕至金銀洞指名索見。休道焦氏夫妻，便在座一干妖邪，全部震於三英威名，無一敢出，仗著魔法掩蔽。英瓊心有成算，略微警告，便各回去。

焦項知事已洩，愁急些日，連經妖邪慫恿、魔頭反應，索性倒行逆施起來，情急無奈，竟想改投到別的妖邪門下以求護庇。無如對方都畏峨眉聲威，知是禍水，連去兩處閉門不納，歸途又遇到兩個先進同門，因均剛直嫉惡，使其難堪，當時動武不算，並用師傳法寶和魔法將兩同門困住。正要加害，幸值七矮中的阮徽路過發現，上前相助。焦碩見勢不佳，忙用魔法遁走。這一來激起公憤，群起搜索聲討，不消多日，所交往的妖邪先後為他伏誅，如非魔法隱遁神速，焦氏夫妻已早不免。眼看情勢日非，這日娜妲想起鳩盤婆雖加決絕，不許登門，以前終是愛己，又是骨肉之親，急難相投也許可以求助。

這時魔宮已為諸同門所毀，幸是內層深居山腹以下千百丈，隱秘非常，魔法變幻神妙，

來人見宮中地域廣大，陳設華美，窮極鬼工，倉猝中只說已盡於此，只把服役女鬼除去，便各回轉，二人才得幸免。心念一動，立即隱形趕往，以為這等走法，人決不見，哪知離山不遠，便吃百禽道人公冶黃破去隱形法喚住。焦碩見是師執至交，娜妲也聽父母說過，知不能抗，又看出不似惡意，忙同拜哭求救。公冶黃說：「奼女迷陽之法，乃專一收攝敵人形神所用，娜妲求婚時，因見焦頊難制，不合妄用此法。焦頊固然受制，可是夫妻二人同受魔頭潛侵，否則娜妲怎會同失元陰？此是夙孽定數，能各保得元神已是萬幸，看你二人運氣吧。鳩盤婆決不見你，徒自取辱，不必去了。」隨施法力解去二人魔頭飛走。

二人本是時喜時憂，終日胡思亂想，膽大妄為，魔解清醒以後，想起前事，心魂震悸，哪裡還敢似前妄自走動！回宮抱頭痛哭了一陣，料定大禍將臨，苦無善策。娜妲情深，又想丈夫原是好好的，全在自己身上，悔恨交集，把心一橫，竟想自往峨眉投到，陳情替死。李英瓊又尋上門來，說：「奉命行誅，隱藏無用。如在當地，可速出見。」

只未有什動作，說完自去。聽那口氣決無通融，知道娜妲去也無用，於心也自不忍，要死也在一起，何苦白送，終日盤算，打不起主意。急得娜妲終日通誠哭求，只求峨眉教主憐鑑恩寬，饒恕丈夫一命，再不也只斬他肉身，免去形神全誅，一切罪刑皆由自己承當，百死無恨。正無奈間，鐵姝忽又來到。娜妲跪求解救，鐵姝冷笑了笑，放下一面晶牌，便即遁走。娜妲知那晶牌乃鳩盤婆照形至寶，能隨心念所至查見數千裡內景物，有此一物，對頭來到即可前知，預防隱蔽，忙用魔法試查一看，只現出五老全家煉丹將成，似在準備起身情景，跟著現出父母愁顏相對，似在商計什事，忽然想起父親曾許見最後一面，但須婚後，因恐嗔怪，一直想去，欲行又止，此寶所現，全非此時心念，必是姨母特意指點，心中一動，試再行法查看，又現出五老丹成歸家和丈夫盜丹情景，越發省悟，忙同丈夫趕往冷魂峪，見了父母哭說經過。幹鵲不理，後來波旬婆說：「你姨母已示先機，事應第三日。不先準備，求我何益？再如延誤，連元神也保不住了。」二人知難免死，只得拜辭，回去設法。行時，波旬婆告以當地曾由公冶真人轉告諸正派長老，幹氏夫妻本人絕不出山從邪為惡，但也不願有法力的外人入內，已得過諸正教長老允許，庇護你們，結局必致兩誤。後山風穴，如要藏什物事以備他年轉世之用，卻可辦到。

二人原因李英瓊法寶飛劍威力至大，一為所殺，即便手下留情，元神也受重創，轉世決難修煉，照此情勢，分明令將五老所煉靈藥盜來藏起，以備轉劫之用。回宮議定下手方策，便即冒險起身。本想只取兩粒，下餘仍就設法歸還，以免結怨越多，為異日之害。哪知剛到手回宮，李英瓊便跟蹤趕到，上來未與娜妲為難，只向焦頊進攻。焦頊知道絕

望，見娜妲還在跪哭哀求，所盜靈藥也全在身上，忙用魔法傳聲，令其速往冷魂峪，將丹藏入風穴，就在岳家藏避，千萬不可殉難。娜妲久聞李英瓊冰心鐵面，又見求告無用，聞言警覺，立即飛走，逃到冷魂峪，一尋父母全都不見，知是故意如此，只得把丹藥藏人風穴深處風吹不到之地，另在當地行法，以備少時攝取二人隨身法寶之用。隨即趕回，見丈夫已然力竭勢窮，身受重傷，還在拼命迎敵，因料他必不聽勸，事完還要趕回，難得對頭等未遽下殺手，立向李英瓊哭求，容他夫妻訣別，並見一面。李英瓊剛剛允諾停手，娜姐心如刀割，也不畏紫郢劍光威力，猛撲上去，抱頭痛哭了一陣。娜擔哭求代夫一死。李英瓊喝道：「本門法令尊嚴，如何敢違？念你受人愚弄，惡跡無多，夫妻情重，哭得可憐，又未奉命同戮，我不傷你。快自逃走，免受波及。」娜妲哀聲哭喊：

「夫死我不獨生，只求李仙姑恩施格外，容我丈夫轉世便了。」說時，焦頊已然停手，不再防禦，方自抱持哭勸。娜妲看出丈夫已無活意，忙把身子掙脫，一面發動魔法，將二人飛劍法寶全數攝走，令其飛往風穴，一面施展全力，往劍光上硬撞。李英瓊雖將二人用劍光一齊圈住，本心不想傷她，見她如此心烈情重，越生憐念，忙把劍光一撤，已自無及，娜妲首先身死。因此一撤，娜妲固未傷及要害，焦頊也乘機兵解。外人只知紫郢劍下形神皆滅，實則二人元神雙雙逃走。此事李英瓊連向同門也未說起。

等五老迴轉峨眉認罪，妙一真人也未斥責，只說：「此丹中有藍田玉寶，天府靈藥，一同配製，得之不易。我證果在即，你已無法再煉。以你五人功力和本門至寶，進入風穴並非難事，無如本門與人為善，前經公冶道長代幹氏夫妻求說，曾經允諾，不可反悔。

此是你五人世緣未淨，方有此失。時至自得，我不預示時日。此丹重得，便你五人功行完滿之日，但本門弟子不許擅入峪內，也不許另約有法力的道友相助代往，自己相機審慎而行便了。」不久，真人和諸先進弟子道成飛昇。五老因昔年當道一訪，經多年潛心推算，又有真人遺偈，備知一切前因後果。大漠莊恰鄰近冷魂峪，於是全家移來，住了些年均無機會。後由兩老怪物相識人口中，得知近數十年幹鵲時常神遊，並還在三十年前轉世一次，破例收了兩個徒弟，對於前事也曾說過，大意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知峨眉決不背信恃強，靈藥非我自取，乃別人自行存入，來人只耐得住子午寒潮，深入穴底，休說靈藥，我頻年取藏的奇珍異寶，均可任意取攜，決不食言。為了這幾句話傳說出去，引起不少旁門中人垂涎，百計謀取。有那深知主人厲害和古怪性情不敢輕往招惹的，只訓練了一兩個徒弟，裝做常人人內試探，結局遇上子午寒潮，雖然葬送，本人還可無事。有那心兇膽大的，仗恃法力暗中行險，無一不是命喪風穴內外。最近兩年來者更多，兩老怪已然嫌煩，二徒又愛侮弄來人，除非去的真是常人，照例不許欺侮，遇

上老怪物高興時，許被送出谷口，或能免死外，休想活命。

梁四明本得老少主人期愛，只為年前雪夜塔平湖送信，歸值黎明，途遇由三道嶺逃出的使女小春凍倒雪中，忽發惻隱，將人救轉，一時無處安排，離莊已近，急於覆命，再經小春哀位苦求，說什麼不放，為救人要緊，也恐被莊中守門人發現，一時情急無知，竟帶小春私人禁地，乘人未覺，由莊外越牆而入。本想覓地藏起，求好李同夫妻，再令出現，到後想起老少主人神目如電，如何能隱？事前一被查知，連犯大禁，豈非死數？

怎會一時心軟，做此糊塗之事？自行檢舉，比較稍好，又恐這頓責打難禁，正自愁急心慌，去向好友小三兒求救。事已敗露，本是死法，姑念三代相從，李同夫妻又為力說，方定逐出三年之罰。此時小三兒日侍五老，得知冷魂峪事，暗中指點，令其立功自贖。

正愁不會神功，難耐寒潮奇冷，柳春忽在定室巧窺圖解，又允相助，當晚夜祭，便告奮勇，自向三老請命，竟獲允准，料知因禍得福，過了十五，照規逐出。李同夫妻早知此中因果，特准許他來尋柳春，一同用功，還有別的指示，也由四明代達。

丁良也說起師父陸萍與怪徒結怨經過。乃是去冬，陸萍、周謙、淳于芳、馬玄子等四人天山行獵，歸途遇見怪徒張武、程剛，強奪四人所獵白熊，雙方動手。怪徒因老怪物不肯多傳，只會防身魔法，本領有限，誤把四人當做尋常獵戶，恃強欺人，不料飛叉才一齣手，便被淳于芳飛劍所斷，不敢戀戰，一面放出魔光護身，一面自道來歷，說：

「師父法嚴，不許我出，是好的，可往峪中一行。休說動手，只耐得住子午寒潮，我二人便認罪服輸。再敢進入風穴深處，連穴中所藏靈藥異寶均可任憑取攜，決不阻攔。」

四人早知風穴厲害，方自尋思如何回答，忽聽耳側有人低語，令其應諾。陸萍機智，知有異人暗助，立時答話，訂好約會。怪徒一走，異人也自現身，便是那有名散仙草衣道長蘇寶星，隨將四人引往左近巖洞中，說：「子午寒潮十分厲害，風穴更甚。穴中藏珍共分前後兩處，後層所藏另有主人，前層乃幹氏夫妻昔年所存法寶靈丹，並不禁人往取，如能得到，大有用處。本來道術之士不許入內，難得怪徒驕狂，自己吐口，而你四人雖會劍術，飛劍只有一口，不會什法術，老怪物決不好意思出手。只把少陽神功練成，有了耐冷之力，即可一試。不過陸萍、淳于芳，一個面有晦色，一個飛劍稍強反倒吃虧，易啟敵視，最好有一不去，事臨到時另有遇合，必須小心應付才可無害。我這少陽神功不似峨眉派速成，務須勤習，方可有用，再約上兩人也可，最好所約是個靈慧童子，人

也不宜太多。」說完傳了口訣而去。四人拜送回山，淳于荻問知前事，堅欲同往。丁良忠於乃師，向再四求說，於是把二人也添上，一同練功。陸萍本想獨自先往一探，因聽柳春一說大漠莊覆命經過，李同又暗中力阻，現已改做等柳春、四明練好神功，再分途下手。

三人看完書信，各說前事，暢談了一陣。丁良知柳、梁二人用功正勤，不便久留，先自辭去。四明後又說：「前些年老怪物有一友人往見五老莊主，說近年風穴威力越大，便是道術之士也難禁此奇寒，莫如雙方言和，一同下手取出，各得一半，免得長此相持，彼此不便。五老莊主因大還丹共是一十九粒，富餘無多，事有定數，時至自成，勉強無益，又看出來人用意，婉言相拒，令其轉告老怪物：師命尊嚴，我老弟兄五人雖然手到取來，決不自往，到了取時，也不另約其他道術之士代往，就有人去，也憑他各人緣福，決不以本門防身法寶相借，只請主人如約便了。來人原想於中取利，好容易費盡口舌將女怪物說動，男的還未答應，便來遊說，聞言自是不快，想要挑撥生事，不料老怪物聽了不但不怒，反說五老莊主理對。來人乃成名多年的散仙楊笠子，當時惱羞成怒，便去雲南，向五老莊主夙仇虎尊者朱護激將慫恿。此人與雁山六友、周老山主也是舊識，法力頗高，為報前仇，還煉有兩種法寶。元旦那日，與楊笠子到此地，想來報前仇。到後聞說老怪物借地方與人鬥，雖是山陽，不在冷魂峪禁地之內，是破例反常之事，未免奇怪，自尋老怪物，也不知說些什麼，便自走去，不見迴轉。此人懷仇多年，既尋到此必有後文。他又探知風穴藏丹之事，我們此行，老怪物或者無妨，此人卻是大害。我二人又無什法力，必須留意呢。」說罷，二人隨同用功，均覺所經艱危，勤奮非常。

柳春見他並未向己討教，因守李同之誡，來書未提，不便私傳，也不知是否同一傳授，日子一久，漸漸覺出路道不同，自己功力大進，到了午夜寒潮起時，已能去至洞外當戶而立，毫無所苦。四明卻是不能，幾次相隨試探，都幾受凍僵倒，看神氣又似不以為意，其勢不敢私自傳授，並且日限將近，也來不及，心中代他憂急，不免現於形色。

四明看出他關心甚切，苦笑道：「你見我寒潮餘波尚難禁受，如何探入風穴麼？此行全仗運數。寒潮威力至大，風穴之中尤為厲害，你如非服過一粒小還丹，便有少陽神功，遇上最厲害時恐也難當。休看陸、周、淳于諸位練時較久，又是行家，因非峨眉心法，到時定不好受。風穴前後兩穴，外面二穴並行，到內始分。他們是往前穴，比較要好得多罷了。我來時已有打算，拜見老周山主以前曾遇一位前輩仙長，又蒙草衣道長恩憐指教，你無須代我優急。受苦再所難免，並不在我心上。不過我們三人是另一路，時機一至，說走就走，你連山主師長也無須稟告。這一層，已先有三老莊主來信通知，丁兄想

必知道。此事重在我們三人。一來也為了陸五爺性情太剛，我們早去三數日，他便減少苦難。我只聽說，詳情尚不深知。盛意心感，你請用功，不要管我吧。」柳春聽出他已另有準備，略微放心。

光陰易過，一晃便是三月中旬。四明見柳春已將神功練成，大出意料，好生欣慰。

柳春也自心喜，用功越勤。這日丁良忽來說起，妖僧鬥法之事已改四月初一，周、陸、淳于、馬玄子諸人，已然約定甘九寒潮最弱之時前往。周靖本欲同行，為淳于姊妹力阻，令其相助妖僧鬥法之事。復經草衣道長做主，說這一面小輩中飛劍無多，連淳于姊妹也不令去，只由周、陸、馬三人同往。丁良聽其自便。三人神功早成，為了前路艱危，迭經高人告誡，又想事完參與初一之會，現在各居靜室，閉門勤習神功。四明便把期前起身之言告知。丁良本定隨師同行，當日委決不下，各道改日再議，便自別去。到了其夜，柳、梁二人用功完畢，正在商說，日期已近，李同明說期前起身，怎無音信？丁良忽帶乾糧寒具匆匆趕來，進門便道：「我們快走，現有飛行甲馬在此，趕到地頭正好黎明，我們路上再說吧。」二人見他忽然變計，甲馬又非大漠莊之物，料有原故，不及細問，當時帶了寒具結束起身。好在山口守人早奉密令，只把丁良喚向一旁問了幾句，立即放行。